

讀詩略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澐

謄錄監生臣汪名達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畧記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王

王次衛殊不可據鄭氏易之以殿國風亦無所解

今從毛傳可也焦弱侯云風之與雅體製不同其聲

風即二南亦係之風其聲雅即正月亦係之雅鄭氏

以王室既卑貶而為風者非也卓去病曰文武之時

讀詩畧記

王盛矣而臣主之曰周召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主之曰王猶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意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閔宗周也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想見其拊膺頓足聲淚俱下也鍾伯敬曰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為固然不復知此為何地矣豈得不痛哭季

彭山曰岐周舊地已盡封秦豈使故宮得為禾黍不知平王九年秦徙汧渭則廢而不治或藝禾黍焉事固有之也

黍與稷一類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古人通謂之黍故汧勝之書但有黍而無稷離離分布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與黍俱有早晚不同稷則或苗或穗或實黍之離
離無異文者分布之義于苗于穗于實皆可通也猶
之鉦人伐鼓蓋互文耳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序曰刺平王也按此詩祇是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

而方人于畜謂畜之出入有期人之于役反畜之不
若此其刺王也深矣何玄子曰此篇與揚之水意義
相類或即戍申者室家所作此本于偽申培詩說要
為不謬

不知其期恐行役之不休也曷至哉恐調遣之無恒
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
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子太玄曰軸折衡捫四馬就括方言曰括闕閉也
牛羊本作羊牛鄒肇敏曰杕杜采薇亦曰繼嗣我日
亦曰匪載匪來亦曰載飢載渴與此詩不甚相遠彼
述之自上此述之自下而民情舒鬱遂由此以大異
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也詩曰樂序曰

閔者蓋以君子而執簣執翽時事可知矣以此為樂
豈其心哉中有所甚憂者聊以此遣懷耳

房即小寢繫于路寢故言房玉藻云君適小寢釋服
蓋燕閒之所居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陳祥道云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則翽者蓋若今大
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序曰刺平王也平王忘不共之仇而懷立已之德天
理滅矣詩人不忍直斥而以不均為刺亦可以見戍
申之事為人情之所不與而二三弱卒出于勢迫者
矣嚴華谷云不流東薪喻東周衰弱不能號令天下
也歐陽永叔曰彼其之子周人謂他侯國之當戍者
也按括地志申在今河南南陽縣北呂在今南陽縣

西古所稱強宛其力足以自守平王特戍之以示德耳何玄子曰國語史伯言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弑立宜曰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輿地記新蔡縣有古呂國王伯厚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者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中谷有推

中谷有推暎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
人之艱難矣

序曰閔周也凶年饑饉上不能撫綏其民至于室家
相棄也

郝仲輿曰有女仳離非婦人自道之語

何玄子曰推荒蔚也毛鄭誤解為騅騅之為雀即茨也從草從佳音完推之為雀從草從佳音雖字相亂而實不同

中谷有推暎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欬矣條其欬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草之長茂者也長茂者稍能旱而亦為所暎則暎之甚也至暎其濕則又甚矣禮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兔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

序曰：閔周也。小人幸免，君子受禍不止一人一事故曰百罹。僞子貢傳謂指周殺萇弘，事事亦近似。然一事不得云百罹，且敬王之世不得云我生之初尚無。

為也

尚寐無吡晉士燮魯叔孫婣婣祈死正與此同意蓋亦一時感憤之言左氏謂其祈死而死妄也

有鬼爰爰雉離于冢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郭璞曰冢今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施罾以捕鳥

有鬼爰爰雉離于冢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爾雅量穀也穀謂之孚是孚與量為一物但孚大而量小耳

葛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平王東遷棄其族屬或迫于戎難家室分離而莫之振恤故作此詩以自道其困苦雖無一語怨王而以葛藟為喻則王之不能庇其本